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56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韭菜癖

爱人在我不注意的时候,偷偷地拍下了一张我在家拣韭菜的瞬间,看到自己神情自然,也是日常生活的写照,顺手就发到了个朋友圈,不料引来众人围观,还被人戏谑故意作秀。殊不知,在孩提时代,我最早学会的家务活儿便是拣韭菜。

当年母亲下班回家,总会带回一把韭菜,随即风风火火地敲响锅碗瓢盆的交响曲。这时她会叫我过来搭把手。她教我,拣菜时要先剥掉韭菜根部的老皮,用形象一点的说法就是“脱裤子”,然后检查叶子是否有虫斑或枯黄处,若发现有,就把它们掐掉。一开始做,很不适应,总觉得是个任务,经常如此,也就习惯成自然。后来活儿居然干得越来越利索,熟能生巧。鉴于时间紧迫,有时无法慢条斯理,不能一根根地细拣,而是一把一把地处理。根部有泥斑随手一抹,用不着“脱裤子”,虫斑或枯黄叶子也是大刀阔斧,粗枝大叶即可。母亲见状,默默在我身后收拾残局,从我拣剩的废料中还能找出许多仍可食用的韭菜。

平时总帮帮忙,假期里便想帮个正经忙。我向母亲要点钱,独自去菜场买菜,母亲见孩子如此主动担责,也乐于培养和放手历练。我挎着篮子,逛了一圈菜场,最熟悉的还是韭菜,买回来的也多是韭菜,但去过菜场才知米油贵,对母亲拣菜时的那种斤斤计较也心领神会。从此,对自己拣过的韭菜,都会重新检查一遍,确保不浪费一丝一毫。然后按母亲的要求,把韭菜浸泡在淘米水里一阵子,据说能漂净农药,接着用清水冲洗几遍,最后捞起放进篓中。如此一气呵成,万事俱备只欠东风,就等母亲下班回来掌勺了。

不过母亲常常因工作下班很晚,这时我便又想着主动分担家务。胆大心粗好大喜功让我吃了苦头,看见油锅烧得冒烟,赶紧将菜倒入锅中,反复翻炒,结果炒出的菜都焉巴巴的,不像母亲炒的那样,叶片个个精神焕发。母亲非但不责备,反而鼓励我,夸我会为家庭着想。她解释:“你炒不好是因为总怕不熟,炒得次数太多了,菜叶自然会焉。油锅热后,只需快速爆炒几

南京 张永祯

慢火煨心

我习惯在周末早起,炖一盅银耳莲子,火候小,时间长,滋味深。

快节奏的生活像高压锅,三五分钟便“熟”了饭菜。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速成的答案,即时的反馈,立竿见影的成功。可人心不是速食面,泡一泡就软,它更像一块老姜,需在文火中慢慢释放辛辣与回甘。唯有慢下来,才能听见内心细微的声响,看见那些被匆忙碾碎的温柔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,母亲寄来一罐自制的桂花蜜。她说:“今年桂花开得晚,我等了整整一个月,才挑了个晴天去摘。洗、晾、拌糖、封罐,每一步都不能急。”我打开罐子时,金黄的蜜裹着细碎的花瓣,香气清幽而不张扬。舀一勺冲水,温热入喉,仿佛整个秋天都沉淀在这一盏里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真正的馈赠,从来不是效率的产物,而是时间的结晶。

慢,并非懒惰,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。就像

北京 吴昆

山茶崖

冬日登野山,崖壁石缝间,一株野山茶开得艳丽。村里人说,这崖因这株年年盛放的山茶,得了个名字,叫山茶崖。

它不是平坡沃土里的温软草木,也不是温室里受人呵护的侍养花,而是硬生生从石缝里挣出来的。虬曲的枝桠缠着青苔,却托着一簇簇艳红的花苞,像攥着一把不肯熄灭的火。

那一刻忽然就痴了。我踩着松动的碎石挪过去,指尖刚触到微凉的花瓣,心里竟蹦出个荒唐又滚烫的念头——把它“娶”回去,养在阳台的花槽里。

我想让它离烟火近一点。不用再扛着崖间的风刀霜剑,不用在无人问津的山野里,独自把冬天熬成一抹亮色。我想给它松土,浇水,看着花苞在暖融融的晨光里次第绽放,然后……然后盼着有个她,能站在我身旁,和我一起嗅嗅这花香。

做单亲爸爸十年,肩头的担子早磨出了茧。白日里接送孩子,洗衣做饭,夜里辅导完功课,看着小家伙趴在桌角写作业,笔尖划过纸张的沙声,混着窗外的晚风,成了屋子里最安稳的声音。

也不是没动过心思,只是转念又自嘲地摇摇头。带着个小家伙的人,哪里配得上什么风

云南文山 杨太国

下,不要炒多回,一般两次即可,有时看似未熟,实则已熟,再炒就过火了。”她不仅示范,还让我自己操作。道理简单,实践却难。无论怎么尝试,总是达不到母亲的水准,要么过火,要么不足。家里连续几天都吃这样的韭菜,味道自然不佳。后来还是自己识相了,“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”,乖乖地等着母亲回来再炒。母亲安慰:“这不是一日之功,慢慢来。”何止一日,一年,甚至一生,我至今仍未掌握火候。

当年,炒韭菜是我家的家常便饭,虽非天天有,但也经常有。因此嗜食韭菜已成根深蒂固的习惯,如今一餐只需一盘韭菜炒鸡蛋便心满意足。既经济实惠,又令人饱足,何乐而不为?韭菜炒鸡蛋最妙之处在于符合口味,开胃下饭,若食欲不振时来一盘,保准让你从食不下咽跃至欲再添一碗。有回在快餐店里,点了一盘韭菜炒鸡蛋,厨师动作迅捷,顷刻便上桌,只见韭菜炒得油亮晶莹,汁液光润,火候堪称绝妙,但一入口却寡淡无味,粗盐颗粒未化黏附其上,这滋味实难下咽。可见炒韭菜的至高境界须咸淡得宜;过淡,饭菜便难以下箸;唯有盐分融化,方可入口。

当年家里偶尔也会包顿饺子,馅料五花八门,但我独爱韭菜鸡蛋馅,那滋味分外香醇。为满足我这一口,家里后来几乎都是韭菜鸡蛋馅。母亲为了让我自食其力,也常唤我一同参与。一次,饺子下锅后,我顿时傻了眼:锅里浮满了韭菜鸡蛋馅。原来并非我捏得不够紧,而是顾此失彼,这边捏牢了,那边又绽开了口。那些细微的缝隙起初难以察觉,一经沸水煮沸,便尽数破裂,真相暴露无遗。那天全家非但没吃上饺子,反倒喝了一锅的面片汤,好在有韭菜鸡蛋在里面也并不难吃。

韭菜如野草般割不尽,一茬接一茬,吃韭菜也吃不腻。到南京后,还尝遍了韭菜盒子、韭菜饼、韭菜鸡蛋盖浇饭等各式美味。这么多年吃下的韭菜,堆满了自己肚皮的一年四季。然而,味蕾仿佛能够辨别不同的岁月,好像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当年家乡韭菜的滋味,早已铭刻在骨髓深处,至今仍怀念不已。

书法家一笔一画地临帖,不是为了快,而是为了准;园丁日日浇水除草,不是为了花立刻开,而是为了根扎得更深。人生许多事,急不得。感情要慢慢培养,技艺要慢慢打磨,伤口要慢慢愈合,连悲伤,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。若一味求快,得到的不过是浮光掠影,经不起回味。

我买过一位老木匠做的一把椅子,他不用电锯,只用手工刨子,木屑如雪片般缓缓飘落。他说机器快,但听不见木头说话。只有手摸着纹理走,才知道哪里该留力,哪里该收锋。那把椅子用了十年,依旧稳如初。而如今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家具,三年不到便吱呀作响。快,有时是以牺牲质感为代价的捷径。

慢火煨心,煨的是耐性,是深情,是对生活不敷衍的态度。当世界在加速,愿我们仍能守住内心的文火,不灼人,不熄灭,恒久温热,慢慢把平凡的日子,煨成值得珍藏的老汤。

徐州 周广玲

雪花月。别人谈恋爱是花前月下,我出门得揣着孩子的水杯、湿巾。手机里存满了家长会的通知,连发呆的时间,都得掐着点算。

下山时,我特意折了支带花苞的山茶枝,带回家给孩子瞧瞧。一回到家,小家伙捧着花枝,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,奶声奶气地说:“爸爸,这花好漂亮,等它开了,我们把它送给新妈妈好不好?”我鼻头一酸,摸了摸他的头,没说话。

这山茶崖上的花,多像我藏在心底的念想啊。明明扎根在贫瘠的石缝里,明明知道寒冬漫长,却偏要攒着劲儿,开出满枝的红。它不与桃李争春,不与荷桂竞艳,只在这荒寒的崖边,守着一份孤勇的美丽。我终究没敢惊扰那株山茶,怕辜负了它的倔强,又怕惊扰了自己那点不敢声张的期盼。

下山时回头望,那抹红还立在崖边,在风里轻轻晃着。我忽然懂了,有些美好不必攥在手里,不必急于开花结果。就像这山茶,守着崖壁,守着寒冬,守着自己的花期;而我,守着孩子,守着烟火,守着心里的那点暖。晚风掠过山尖,捎来一缕淡淡的香,那香穿过窗棂,落在我和孩子的肩头,也落在那枝插在玻璃瓶里的山茶花苞上。

高邮 姚正安

瓦片上的乡愁

屋顶上密密匝匝地铺着瓦片,一片挨着一片,从屋脊一直延伸到屋檐。这些瓦片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风吹雨打,有些已经长出了青苔,有些则布满了细小的裂纹,但它们依然牢牢地固定在屋顶上。小时候,我常常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,望着屋顶上的瓦片发呆。阳光从瓦缝间漏下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像无数闪烁的小星星。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是乡愁,只觉得屋顶上的世界充满了神秘。偶尔会有麻雀落在瓦片上,啄食瓦缝里的草籽,发出细碎的声响,我总是屏住呼吸,生怕惊动了它们。

故乡的雨总是来得突然。先是远处传来闷雷,接着风便起了,卷着尘土和枯叶在村道上狂奔。最后才是雨点,大颗大颗地砸下来,打在瓦片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起初是零零星星的“叮咚”声,很快就连成一片,如同千万颗珍珠倾泻而下。雨水顺着瓦槽流下,在檐前挂起一道水帘。我常蹲在门槛上,伸出手去接那檐水,冰凉的水珠在掌心碎裂,溅起细小的水花。

冬天的时候,雪片悄无声息地落下,堆积在瓦楞之间,渐渐将整个屋顶染白。清晨推开门,便见檐下挂着一排冰凌,长短不一,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。我常踮起脚尖掰下一根,含在嘴里,那冰凉的感觉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。雪后的村庄格外安静,连狗吠声都显得遥远。瓦片上的积雪慢慢融化,水滴有节奏地落下,在院中的石板上凿出一个一个小坑。

屋顶的瓦片下是支撑房屋的梁木和椽子,再往下就是我们居住的三间房。正中间是堂屋,左右各有一间卧室。堂屋里摆着一张漆面斑驳却擦得发亮的八仙桌,墙角立着的老式座钟每到整点都会发出沉闷的报时声。瓦片虽薄,却能抵挡狂风暴雨。记得那年台风来袭,暴雨倾盆,村里茅草屋顶的人家都进了水。我家瓦屋顶还算结实,只有几处漏雨,母亲便找来盆碗接水。那晚全家人围坐在堂屋里,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和雨点敲打瓦片的声响。

瓦片也会老去。每年春天,父亲都要爬上屋顶检查那些破损的瓦片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屋脊上,把碎裂的瓦片取下,换上新的。换下来的旧瓦片都堆在院子角落,时间久了,竟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我常常在瓦片堆里翻找,有时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形状,就像捡到宝贝一样收起来。

离家多年后,我住进了城市的高楼。雪白平整的天花板取代了记忆中灰黑的瓦片。下雨时,只能听见雨水敲打玻璃的单调声响,再没有从前那种雨打瓦片的韵律。前些日子回乡,发现老屋的屋顶已经换成了彩钢板。父亲说这样方便,不用像从前那样每年都要上房检修瓦片。

我站在院子里,望着阳光下泛着冷光的金属屋顶,心里空落落的。那些记录着我童年时光的瓦片,不知被运到了哪里,也许早已破碎,铺进了某条乡间小路。如今城市里还能看到的老瓦房,大多是等待拆迁的危房或是特意保留的历史建筑。路过的人们可能会多看几眼,却很难想象那些瓦片下曾经发生过的生活。瓦片慢慢变成了乡愁的代名词,成了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意象。但对我来说,记忆中的瓦屋不只是怀旧的象征,更是童年时感受温暖、获得力量的地方。

夜深人静时,我常常梦见自己回到了那座老屋。雨滴轻轻敲打着青瓦,风声在屋檐下低吟。我躺在窄窄的木床上,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,心里格外踏实。醒来后,窗外是城市的灯光,耳边是车流的嘈杂。我知道,那座黑瓦覆盖的老屋,已经永远留在了过去,就像瓦片上斑驳的青苔,擦不掉,也带不走。

瓦片上的乡愁,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。它不惊天地,却像屋檐滴落的雨水,一点一滴,渗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

一天,一位从事金融的朋友问我:“您的手机号码用了多少年了,中途换过吗?”

我略一心算,“快三十年了吧。我用手机的那一天起,手机换了一部又一部,但手机号码一直没换。”

朋友十分惊讶地说:“真的假的?”

“这还有假?为什么要换号码?我以为,手机号码如同驾驶证、身份证,甚至如同姓名,也是一个人的代号,换来换去,没必要呀。”

朋友搓搓手,无奈地说:“您是不知啊,手机号码的乱象不是一天两天了,有的人拥有两个乃至多个号码,有的人经常换号码,打过去,常常提示‘您拨打的号码,已经停机’,对方成了断了线的风筝。”

我感到好奇,问朋友:“这些人为什么换号码呢?”

朋友说:“有的人是显摆,多个号码转来转去。有的人是躲避,曾经一个交往时间不长的朋友,向我借了三两千块钱,说好一个月还,到了期限,我打电话过去,电话已经停机。告诉周围的人,他们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事,太多太多了。还有一种情况,是为了享受新推出套餐的优惠,一旦优惠结束,再换回或者换一个新号码,不费事还省钱,何乐不为?”

朋友的一番话,唤起了我的回忆。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因为不便借了点钱,到了约定时间没还,打电话催一下,但手机停机,一连数次,都是停机,无奈只得去他家里找,家里人跟他们也联系不上。好在钱不多,苦笑而已,天下之大,到哪儿呢?事情过去就过去了,没有多想,也没有往深处想。

这位金融专业的朋友看待起手机问题,多了一分观察与谨慎。我真的不知道手机号码还有这么多的门道。我之所以不换号码,是出于方便朋友与一切熟悉的人,换了号码不可能一一告之,万一有人联系我联系不上,不是很着急吗?如果真的有什么急事要事,怎么办?所以,一用就将近三十年。

“于人于己,手机号码都不应该倒来倒去,变脸似的。行不改名坐不改姓,是传统美德之一,理应传承发扬。”我说。

朋友听了立即竖起了两个大拇指,连连夸赞。